

## ● 序

陳守仁教授匯聚他多年來有關香港粵劇研究的論述，著成《香港粵劇簡史——社會文化變遷中的聲腔、劇目、藝人》，承他雅意，本人榮幸為是書寫序。

首先，從本人身處海外的觀察和研究來看，粵劇無疑是世界傳播最廣、最長、最遠的中國戲曲劇種。除了南洋之外，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太平天國運動等導致粵劇戲班隨着大量的中國移民越洋前往美洲和澳洲，或在當地城鎮設立戲院，提供日場、夜場的演出；或在偏遠礦區搭戲棚演出，招徠遠近觀眾，使得華人雖然離鄉千里，仍然能夠享受「睇大戲」的樂趣。無論是否戲迷，觀眾聽着、看着五彩繽紛的表演，沉醉於熟識的人物和歷史故事，在鑼鼓的一片喧鬧中，總能找到無限的鄉愁寄託，暫時擺脫那離鄉別井的疏離感。若說粵劇文化是早期——甚至當代——海外華人的精神支柱，絕不為過。

然而，粵劇在大眾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複雜的。一方面，它是娛樂、音樂、戲劇和聲光表演文化，具有商業性質；另一方面，它也涉及民間信仰、酬神、還願、宗族凝聚和祭祀神明的傳統習俗。正因為粵劇在歷史、社會、文化中具有多重功能，所以粵劇研究的歷史和相關層面也非常豐

富多樣。

在過去的兩百年間，粵劇不斷吸收和融合新事物，並進行改革和發展，包括省港班和女班的興起、唱腔的變化、劇本的創新、角色種類精簡化和伴奏樂器增加等種種演變。此外，唱片、電台廣播、粵曲歌壇、粵劇電影等不同的媒介和欣賞方式使粵劇、粵曲更加複雜多樣。如本書第一章指出，既然戲曲是一定程度上的「總體藝術」，則自然也是一定程度上的「總體文化」。因此，書寫粵劇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對於任何一位學者來說都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守仁把多年來在粵劇教學、演出、實地考察、資料收集、研究、耕耘中不斷累積的重要成果結集成書，為粵劇研究留下重要的資料和研究。本書第八章「香港的粵劇研究及出版（1970-2023）」描述由他在1990年創立的「粵劇研究計劃」及2000年成立的「戲曲資料中心」，當中涉及積極籌款及發展活動的過程，使我頗有感觸，並且深感敬佩。「粵劇研究計劃」這極具前瞻性的做法，直接擴展了粵劇的研究範疇，促進了公眾對粵劇的了解。它不僅在香港具有影響力，還引領了國際粵劇研究的發展，超越了地域的限制。

我正是在2000年慕名前往位處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的「戲曲資料中心」，有幸認識了守仁。當時我已在美國擔任教職，但才剛從音樂理論的領域「跨界」到粵劇，開始進行對美洲粵劇歷史的研究。在美國，關於粵劇的中文史料非常有

限，我只能在幾間著名大學的東亞圖書館尋找相關藏書和檔案，並自行摸索，因此研究進展緩慢。

豈料中文大學一行令我受益匪淺，守仁不僅細心解答我的疑問，分享他的研究心得，還協助我在「戲曲資料中心」分類精確的檔案室中查尋資料。當時我還是資淺的學者，並不了解建立一個龐大的粵劇研究資料中心如何不容易，後來才逐漸了解到，除了尋求大學高層支持和行政管理外，還需要專業知識涵蓋粵劇音樂、唱詞、劇本、戲曲表演、舞台文物和歷史錄音等領域，以及具備豐富的人脈和主持大型計劃的能力，更不可缺的是募款以維持所有的運作。守仁多年來費心、費力，終於建立了粵劇的研究重鎮。多年來「粵劇研究計劃」和「戲曲資料中心」出版的大量粵劇專書、期刊，與粵劇演員合作舉行講座，以及舉辦的多次國際會議等，都是很具影響力的成果。

之後每次回到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我更能深刻體會到它所收藏的豐富資料和深入民間的寶貴特色。在數位化典藏才剛起步的年代，為了聆聽粵曲的歷史錄音，我必須奔波各地，包括北京的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紐約市立表演藝術圖書館等，卻常常有「看到了」但「聽不到」的遺憾。在那個年代，歷史錄音還沒有在網路上流傳，錄音資料取得的不易，是做二十世紀早期粵曲、粵劇研究的困境之一。

然而，在中大的「戲曲資料中心」和「中國音樂資料館」，我接觸到許多珍貴的歷史錄音，並能深入了解和分析 1920 年代的古腔粵曲。在我於 2017 年出版的《跨洋的粵劇——北美城市唐人街的中國戲院》一書中，研究和分析李雪芳演唱《仕林祭塔》中的「祭塔腔」所採用的錄音版本，正是我於 2004 年到「戲曲資料中心」獲准使用的藏品。當時，聽到李雪芳美妙的歷史錄音，堅定了我研究的決心。2007 年，「粵劇研究計劃」舉辦「情尋足跡二百年：粵劇國際研討會」，邀請了來自新加坡、澳洲、美洲和中國香港、廣州等地的粵劇研究學者共聚一堂，進行學術交流。學者們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觀點，探討了粵劇在不同地區的發展和影響。這場盛事無疑是十分珍貴的，這樣的學術交流促進了國際間的粵劇研究合作與交流，為粵劇研究領域帶來了重要的推動力，並進一步彰顯了「粵劇研究計劃」和「戲曲資料中心」對學術交流的貢獻。

《香港粵劇簡史——社會文化變遷中的聲腔、劇目、藝人》一書儘管以香港粵劇為主題，但事實上本書的研究範疇涵蓋了更廣的領域。除了探討香港粵劇的歷史、發展、現況和經典劇目外，它還深入探討了粵劇聲腔、劇目的源流、粵劇的唱腔類型、語音變化、劇目、行當、劇本撰寫、板腔曲式、廣州粵劇的盛衰、粵劇劇目中的香港故事、唐滌生研究等議題。全書收集整理了大量珍貴的資料，提供了獨到的分

析，使讀者能夠深入地了解粵劇豐富、有趣並且複雜的歷史發展。

就我個人的研究方向而言，第三章「現代粵劇的奠基：從薛覺先到唐滌生（1900-1950）」於我特別具有共鳴。不僅因為它是我特別關注的粵劇成型的年代，也因為其條理清楚、引人入勝的歷史敘述。在這一章，守仁提到梁啟超作為維新派的領袖，積極參與劇本創作，對促成晚清戲曲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的確，仕紳商網絡在粵劇奠基階段的重要影響，很值得我們深入研究。舉例說，1919年粵劇女伶李雪芳在上海的風靡即是得到了康有為和梁啟超的積極推崇和引介，以及仕紳商網絡中的名人如簡照南（南洋菸草公司）、甘翰臣（上海怡和商行總辦）、陳散原（陳寅恪之父）、唐紹儀（民國元老、時任財政部長）等的大力支持。這些因素不僅促成了1920年代粵劇女班的興盛，也使得粵劇在上海流行一時，與京劇共同引領新的戲曲風潮。

作為音樂理論學者，本書第二章「粵劇唱腔音樂的定型（1890-1940）」對粵劇唱腔音樂尤其是板腔曲式的討論，特別引起了我的關注。粵劇唱腔中有關「頓」和「句」的概念

見程美寶〈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地域性：20世紀二、三十年代粵劇、粵樂和粵曲在上海〉，載《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頁1-18；另見 Nancy Yunhwa Rao, "Li Xuefang meets Mei Lanfang: Cantonese Opera's Significant Rise in Shanghai and Beyond." *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 CHINOPERL Journal* 39/2 (2021): 151-181.

討論特別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本書整理了五十六種粵劇常用板腔曲式的結構，並以調式和叮板兩種方式進行分類，本人相信這將激發學者對相關主題進行更多的研究和分析，進而發展出粵劇音樂的節奏理論，這是我十分期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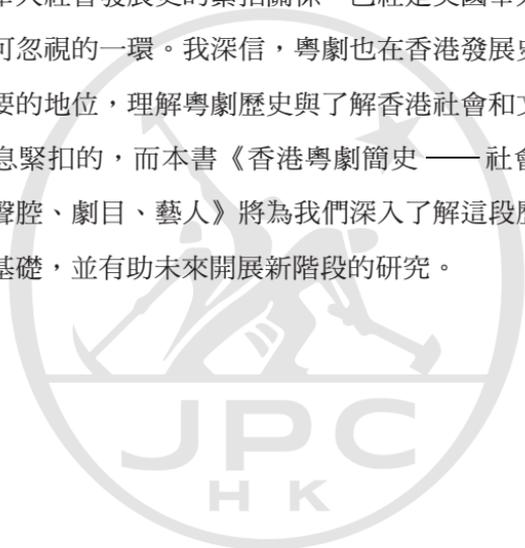
守仁多年不懈地研究神功粵劇，鏗而不捨地做了不少田野調查。本書第五章「粵劇傳承：神功戲、新生代、新創劇目及演出生態（2000-2023）」裏關於神功粵劇的論述，也是本書中我最期待的部分。透過訪問多位資深粵劇演員和實地考察，守仁深入分析神功粵劇的傳承、轉變及現況，展現了其深厚的學術造詣和熱忱，書中寶貴的資料和觀點，令我受益匪淺。

十九世紀在美洲巡演的粵劇戲班，按照行規，每到一處登台演出，都必定上演「例戲」。除此之外，也在特殊節日演出「例戲」，用於酬謝神恩、超渡亡魂以及祈福未來，是穩定移民生活很重要的一種方式。因此，在十九世紀美洲英文報紙的相關報導中，不時有與粵劇例戲相關的描述，包括《六國封相》、《八仙賀壽》、《天姬送子》等劇目。其中《六國封相》多譯為 *Six Kings, Six Warlords*，出現最為頻繁。

正如守仁指出，「例戲」集合儀式與戲曲於一身，這種特質正是粵劇「例戲」在移民社會中扮演極重要角色的原因所在。換言之，除了娛樂之外，粵劇更是各個不同的會館演戲酬神、慶祝各地神祇的「神誕」以及舉行各種法事和儀式

所必需的一部分。正是這種需求，造就了十九世紀下半葉加州粵劇戲班和劇院的繁榮盛況。因此，在美國華人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粵劇戲班在保存移民的傳統宗教和宗族文化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雖然隨着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和娛樂方式的多元化，粵劇在移民社會中的地位已經發生了變化，然而，粵劇和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的緊扣關係，已經是美國華人歷史書寫中不可忽視的一環。我深信，粵劇也在香港發展史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理解粵劇歷史與了解香港社會和文化的變遷是息息緊扣的，而本書《香港粵劇簡史——社會文化變遷中的聲腔、劇目、藝人》將為我們深入了解這段歷史打下堅實的基礎，並有助未來開展新階段的研究。





2023 年初新冠疫情逐漸減退的同時，香港粵劇演出重新煥發蓬勃生機，演員及樂師求過於供，驟眼看來不遜 2000 至 2018 年代的盛況。

自粵劇形成，香港粵劇經歷了三個高峰。首先是國民革命時代催生的戲曲改革和西化浪潮，1930 年代粵劇被打造成當時最時尚的娛樂方式，令大眾趨之若鶩。彼時正是電影尚待起飛的時代，粵劇仍然佔據着「總體藝術」的超然地位。接着，唐滌生於 1950 年代把粵劇提升至藝術的努力，令粵劇和粵劇電影成為大眾追捧的演出藝術；在粵劇仍然追得上電影的日子裏，兩者曾經並駕齊驅。第三個高峰是從 2000 年代至 2018 年，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的年青藝人和編劇家湧現，不少新劇誕生，全港平均每天有六場粵劇、粵曲演出。

嚴格而言，本人是音樂學者，而並非從一手史料入手鑽研粵劇的歷史學者。本書的架構和基本內容是根據近廿年間多位省、港、海外學者探索粵劇史的成果，並加以抽絲剝繭、梳理、補充而成。這些著作包括《粵劇何時有——粵劇起源與形成學術研討會文集》（2008），余勇著《明清時期粵劇的起源、形成和發展》（2009），黃偉著《廣府戲班史》（2012），黎鍵著、湛黎淑貞編《香港粵劇敘論》（2010），和伍榮仲著《粵劇的興起——二次大戰前省港與

海外舞台》(2019)。

然而，與上述著作不同的是，本書將重點放在香港粵劇的發展，由追溯省、港、澳粵劇的源流開始，從聲腔、劇目和藝人三條脈絡，扼要地敘述「廣府大戲」自1450至1750年代的萌芽和雛形階段，發展成1750至1850年代的「古代粵劇」、1850至1920年代的「近代粵劇」、1920至1950年代的「現代粵劇」，到1950年代至今的「當代粵劇」，從而論述香港粵劇發展如何反映香港經歷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變遷，一方面試圖為香港粵劇過去的發展歷程勾畫出一個輪廓，另一方面也以粵劇作為了解香港歷史軌跡的切入點。

粵劇聲腔和音樂結構是本書關注的首要重點，足以彌補上述幾種著作因為各種理由導致沒有具體着墨的空間。這方面，已故前輩及先驅學者陳卓瑩(1908-1980)的《粵曲寫作與唱法研究》(上、下冊合訂本；約1960)、已故廣州粵劇音樂學者莫汝城(1926-2009)的《粵劇聲腔的源流和變革》(1987)、已故廣州粵曲研究者陸風(1925-2021)根據一手文獻及唱片資料寫成的《粵曲春秋——陸風曲文選集》(1997)，和黃鏡明、賴伯疆(1936-2005)合著的《粵劇史》(1988)為本書提供了寶貴的近世及現代聲腔發展的相關資料。此外，已故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余從教授(1931-2018)的《戲曲聲腔劇種研究》(1990)，和上海京劇院莊永平教授的《戲曲音樂史概述》(1990)從外省劇種和聲腔方

面為粵劇的源流指出了重要的線索。

粵劇的本質是以音樂、聲樂作為核心的表演藝術，稱得上「粵劇研究者」的，自然不應該迴避這項事實。在這個理念下，麥嘯霞的《廣東戲劇史略》是本書的前驅；儘管基於多種因素令到他的論述包含一些訛誤，然而作為一個「音樂人」，他對粵劇史進程的理解，是認真和踏實的。

在本書的編寫和修改過程中，適逢我在香港都會大學講授「粵曲板腔音樂的結構」課程，在長達十五週的學期裏與五十八位同學一起探討聲腔源流及研習五十六種常用板腔曲式的結構和變體，加深了我對粵劇音樂結構的理解，促成本書在這方面有更深度的論述。

固然，由於資料及人力、資源所限，在目前階段，本書一些論述難免建構於假定和推斷，本人盼望後世學者予以跟進、補充和修訂。例如，探究弋陽腔和它的支派在各地方劇種的承傳狀況，將啟發我們了解弋陽腔在當代粵劇神功戲中的存留；此外，對中國各地「皮黃戲」聲腔的進一步探究，將有助我們更深入理解一些粵劇板腔曲式的形成和演化過程。

本書的面世，本人衷心感謝三聯書店葉佩珠女士和林晁女士的鼓勵和協助。本人亦蒙阮兆輝、羅家英、吳仟峰、李奇峰、溫誌鵬、梁森兒、何志成、郭鳳儀、黃葆輝、文華、蓋鳴暉、康華、瓊花女、袁偉傑、黎耀威、謝曉瑩、杜詠

心、梁智仁、江駿傑、周潔萍、廖玉鳳、廖寶珠、李淑文、胡永標、靈音、千珊、鄭雅琪、郭啟輝、陸凱晴、陳樂怡等紅伶、新秀演員、粵劇導師、攝影師和編劇家提供劇本、相片、研究資料，使研究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本人也感謝岳清、葉世雄、黃綺雯、廖妙薇、杜韋秀明、丘亞葵、岑金倩、蔡啟光、沈思、阮紫瑩、陳劍梅、羅鳳華、吳詠芝、蘇寶萍、徐垣冰、廖儒安、余仲欣、岑美華、「梁漢威餘韻」網站和《戲曲之旅》在提供聯絡、供給資料和整理資料等方面的協助。

感謝粵劇研究者岳清先生和昔日中文大學音樂系「粵劇研究計劃」助理蘇寶萍女士慷慨抽空校閱部份書稿，更感謝岳清和香港史學者鄭寶鴻先生，以及金靈宵劇團、西九戲曲中心、新娛國際綜藝製作有限公司允許本書轉載他們的珍貴相片。此外，本書多處地方引用香港「山野樂逍遙」網站提供的神功戲台期資料，在此一併致謝。

感謝饒韻華教授為本書作序，更感激她對我過去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粵劇研究計劃和戲曲資料中心等工作的肯定。自2008年初離開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的崗位，不無感到人情冷暖帶來新的挑戰，謹此對送上暖流的好友阿康、阿齊、慶榮、歡哥、Judith、Kitman、Sidney、Charles、Carol、Grace、Sharon、Bonny、Wing、Ophelia和阿照等致意。本人感謝研究夥伴張群顯、何冠環的無私分享之餘，也感謝香港

年青戲曲學者 Wanyi、Victor、Jackie、Fanny 及 Kelly 等對我的重視。

我在 1987 年 8 月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講師，受到當時校長高錕教授的啟發和支持，於 1990 年成立「粵劇研究計劃」，開展多項長遠的研究、教育、出版和資料蒐集及保存項目。高錕校長在任內一直關注和支持本人的研究和事業進程，本人謹以本書紀念這位「光纖之父」當年無私地關顧和支援作為世界級文化遺產的粵劇，以及屬於全體香港人的粵劇研究工作。



詳見本書第八章「香港的粵劇研究與出版」。